

## 评介与动态

### 评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

Wilson, Edward O., 1975: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5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大书,书名是《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创立了所谓“社会生物学”这门新的学科,近三年多来在美英等西方国家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当这本书还在印刷中的时候,美国的《科学》杂志1975年第一期(1月10日)和第二期(1月17日)就在“研究消息”一栏中连续作了这门新学科内容的介绍。这本书一出版,美国最大的报纸《纽约时报》就在头版宣扬什么“社会生物学具有革命性的含义”等等。

这本书的著者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动物学教授威尔逊(Edward O. Wilson)。他是著名的昆虫学家,对社会性昆虫做过不少研究,还发表了在近十多年来有巨大进展的居群生物学(Population biology)的专著,同时他对动物习性学(ethology)的新进展也有着广泛和系统的了解。

这部巨著共二十七章,697页,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社会的进化”,共五章,论述理论背景,论述达尔文以后现代进化论的进展;第二部分的标题是“社会的机制”,共十二章,也是全书

最长的部分,评介各种社会行使的功能和它们维持的方法;第三部分的标题是“社会性的物种”,共十章,是各种动物社会的分类评价,从群体的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经社会性昆虫到哺乳动物的社会再到人,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书的最后一百二十页是词汇表、参考文献和索引,可见其包括内容之多。

书的基本论点是人类社会的各种行为,可以追溯到动物中的遗传基因的进化因素。书的目的在于把近十多年来积累的有关动物习性的野外观察和实验室的结果,与从居群生物学和生态学所得的结果相结合,从而得出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是如何演化的理解。

威尔逊说社会生物学是对各种动物的和人类的社会的系统研究,通过对生物学科中的各种学科如进化论、遗传学、居群生物学、生态学、动物习性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广大范围进行一种“新的综合”,探索人类行为各种类型的遗传基础,人类社会的一切以及它的产生、发展、现状和未来,都应以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名词来描述。社会学和其

他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都是生物学的最后的分支,都应纳入生物学的范围。

这里对社会的含义需要加以说明。长时期来在美英等西方国家的科学著作中,特别是在《社会生物学》这本书中,把某种动物各个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组织,都叫做社会(Society)。在书的第二章第7—8页,威尔逊还特地给社会的含义下了详细的定义。过去,恩格斯有时也使用“动物社会”这个名词(见《自然辩证法》第284页第12行,1971年人民出版社版)。为了使读者了解原著者的意思,这里保留了“动物社会”这个名词。但是应当说明,所谓“动物社会”与人类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

社会行为进化的中心理论是利他主义(altruism),用生物术语来说,就是减少行为者自己的适应性(生存和繁殖)而增加其他个体(接受者)的适应性。

利他主义的事实,广泛存在于各类生物中。例如在窝内的幼鸟常常帮助其亲体来照顾更小的弟妹。帮助更多具有同样基因的近亲,则个体在其后代中能增加其基因的可能就更大。在灵长类中,年长的常常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而对无关的群体成员则不予帮助。在社会性昆虫中利他主义更为明显。如不育的工蜂或工蚁,常常牺牲自己帮助其亲属,以加强其遗传贡献于下一代,是所谓“通过自杀而生存”的形式。

从社会性昆虫到哺乳动物的许多种类中,都存在着对配偶的忠实,亲体为幼体的牺牲以及其他类似的行为。这种行为虽然过去发表了大量著作,但直到近来才提出了为什么这些类型如此广泛存在的解释,归因于一种遗传的动力,即个体行为的演化是为着给予其后代以它们最大的遗传贡献。利他主义行为的解释,就是为了能最大限度地给其后代以遗传贡献。因而可以预期,个体会更多地帮助其近亲胜过其远亲,因为帮助更多具有同样基因的近亲,则个体在其后代中能增加其基因的可能就更大。所以利他主义也是利己主义

的一种形式。这种解释有着深远的影响,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作出了新的理解,从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的个体水平提高到群体水平,对各类生物中广泛存在的大量事实,作出了更为合适的解释。

社会生物学利用了这种新的解释,把这种生物学理论搬进了人类社会。可是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和发生的变化并不是由遗传变化推动的。社会生物学实质上是斯潘塞(Herbert Spencer)的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现代继承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变种,最适者生存被代替以居群遗传学的理论框框。威尔逊是生物决定论者,社会生物学是为民族压迫,侵略战争,种族歧视和妇女歧视等提供新的理论根据,已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在这里——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完全不能应用了。”(《自然辩证法》第284页)因此,把低级的生物学规律搬到高级的社会规律是错误的。

为什么近十多年来,对于社会问题的各种特殊的生物决定论的解释又重新兴盛起来了呢?这是与资本主义社会日趋没落的情况密切有关的。随着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国内工人阶级的日渐觉醒,阶级矛盾激化,斗争愈加激烈;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进一步发展;妇女运动高涨,歧视妇女的传统两性分工论受到猛烈冲击等等。这种现状为基于生物学理论的发展的社会生物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用来否定这些挑战的合理性。这是长久以来想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量社会不平等现象用科学的名词来加以合法化的一种新企图。

(吴汝康)

## 奥杜韦峡谷第四纪地层介绍

奥杜韦峡谷因发现早期人类化石及其文化而闻名于世。截至目前为止,奥杜韦峡谷中先后已发现约50个人科化石地点,分属于第四纪的不同

层位。峡谷里第四纪地层出露完好,包括从185万年前以来至1万5千年前间大致连续的沉积物,多数层位含有丰富的脊椎动物化石。